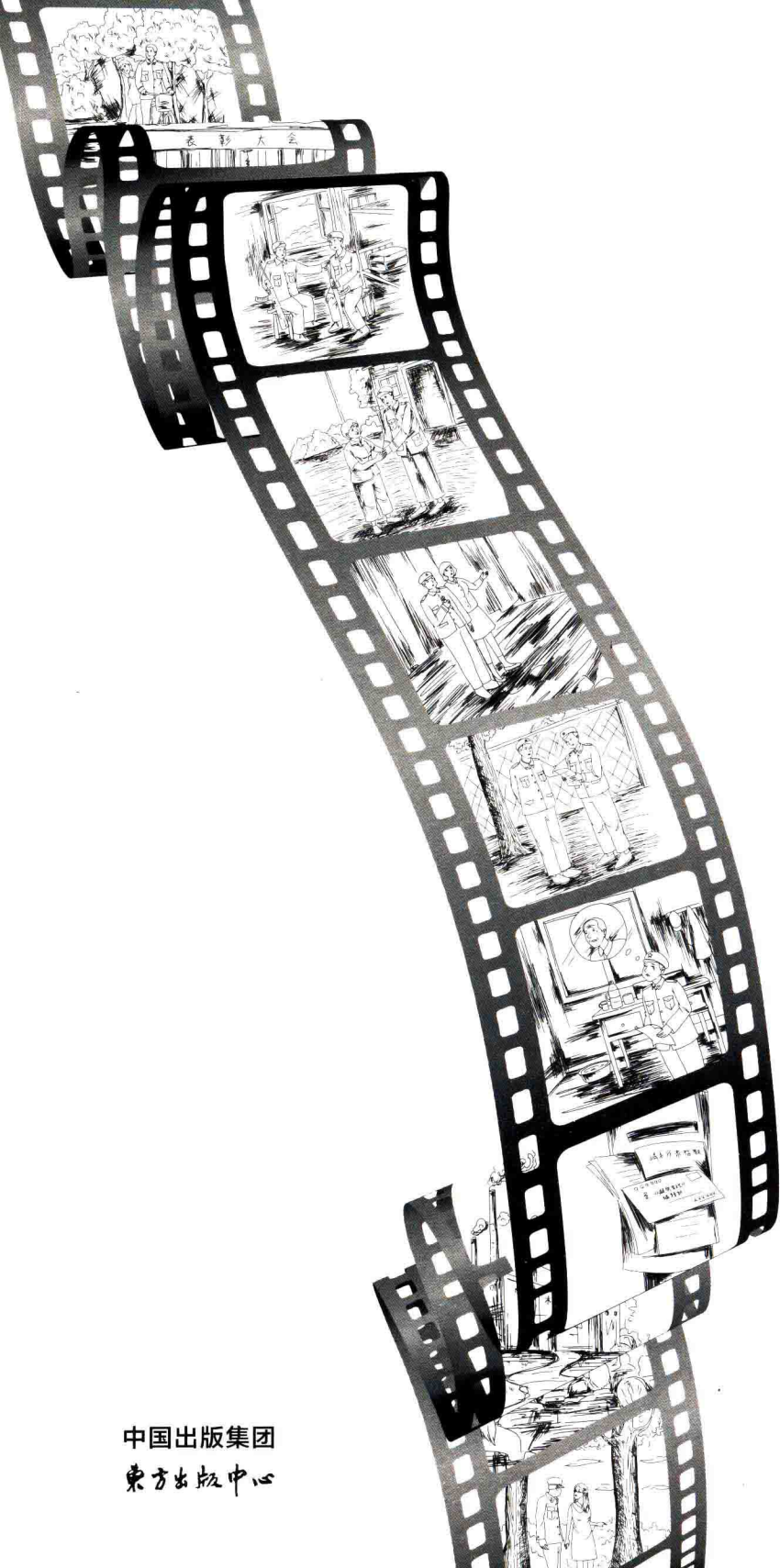


我爹的那些往事

大团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 篇 小 说

我爹的那些往事

大 团 著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爹的那些往事 / 大团著.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17.8

ISBN 978-7-5473-1169-1

I. ①我…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6893号

责任编辑: 丁国生

封面设计: 吴 杭

内页插画: 笑 冰

我爹的那些往事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字 数: 126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69-1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 52069798

目 录

第一章 好男儿志在从军 新婚燕尔别卿卿 / 001

纯朴年代。告别南方的家乡和新婚燕尔的我妈，我爹如愿以偿穿上绿色军装，到部队熔炉来读“无字之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生的“贵人”郝班长。我妈在家乡做了一名村医。

第二章 革命熔炉火苗旺 坎坷夫妻恩爱深 / 029

坎坷岁月。儿女情长怎耐天各一方，没有“你”的日子里，我爹和我妈分别遭遇了心理成长期的波折，但经郝班长的热心帮助，终究还是走到了一起，有了爱情的结晶——我。

第三章 退伍提干立新功 政声乍起陷纷争 / 070

人在江湖。我爹从部队转业地方，成为一名政声颇佳的派出所所长。无缘不碰头，他又遇上了郝班长从前的未婚妻、我读书那所学校的女校长……喜也由她、恼也由她。

第四章 下海经商略有成 重回边塞报旧亲 / 109

多棱社会。经历了提拔风波之后，我爹不顾劝阻，毅然“下海”，开起了榨油厂。赚了钱之后，他带着我们重返军营旧地榛子岛，希望回报当年的恩人拥军大妈一家。

第五章 阳光总在风雨后 皇天不负厚道人 / 152

皆大欢喜。我们家在榛子岛开设了榨油分厂，我爹还携女校长和女民兵班长、已经升任副司令员的郝班长见面了。老少几对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一章

好男儿志在从军 新婚燕尔别卿卿

我爹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刚满18岁，他没有报考大学，而是选择了去报名参军。在他眼里，大学生不如军人。不知哪一位哲人讲过：世间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书，另一种是无字的书。学校里的书是有字的书，军队里的书是无字的书，这两种书都要读。有字的书读了12年了，现在要读一读没有字的书。

我爹读过不少闲书，“精忠报国”，“好男儿志在四方”，“活出个人样儿”等等的老古话、今人话对他影响不小。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对他的影响颇大。作者魏巍是一位军旅作家，他如果没有到过战场，没有经历过战斗的洗礼，这样的作品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我爹打心眼里喜欢这篇课文，也佩服这位作家。我爹对写作有兴趣，寻思在军队可以获得写作素材，因为那时候的文学作品有许多都是写战争题材的。这也是他一门心思想当兵的原因。

体检五大项全是A，毫无疑问是合格了，政审也通过了，我爹如愿以偿，再过半个月便可以穿上军装上部队去了。

半个月一眨眼的工夫，谁知半道里杀出三个“程咬金”：我姑妈、



姑妈暗暗物色好了一个姑娘，准备把姑爹的堂妹作配我爹

姑爹和我爷爷三个人！他们一起琢磨要替我爹讨个老婆，“闪婚”之后再上部队去。我爹那时年轻，对男女之事讳莫如深，所以一提起这事，他羞得满脸通红，想也不想就一口回绝了。我姑妈是这件事的发起者，虽是临时动议，却又早有预谋。她理由很充分：我奶奶四十不得恶毛病走了，我爷爷又当爹又做妈，好不容易顶着这个家，嫁走了女儿，又将这个儿子拉扯成人。我爷爷从小苦出身，营养不良，身板不结实，种地活累，肠胃病一直缠着身，儿子要是当兵走了，身边需要人照顾。因此，我姑妈暗暗物色好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便是我姑爹的堂妹。当初姑妈嫁到我姑爹家，头一次见到我姑爹堂妹时，她才15岁，长得水灵水灵的，我姑妈于是偷偷跟我姑爹合计，过些年一定要把这个“小精怪”说给弟弟做老婆。所以说这件事是有预谋的。

经过姑妈他们三个人的左劝右谏，我爹也有点动心思了。18岁的小伙子，虽然照现在城里人年龄讲，讨老婆委实太年轻了，但在那时候的农村里，我爹确也不算小孩子了，要成个家也在情理之中。

我爹动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姑爹这个堂妹是我爹高中里的同班同学，摆着她脸相、皮肤、身材条子是校花一级的不说，性格温柔、天资聪颖，肯不肯嫁给我爹，还是大打问号的事。我爹听我姑妈说要讨这位所有男同学看着都会发愣的女同学做自己的老婆时，心脏不由得咚咚跳，面孔烧得发烫，傻子似的不出声。

说服了我爹以后，我姑妈迅速开始行动，将进攻矛头对准我姑爹的堂妹。

我姑妈、姑爹两口子都是聪明人，两人商量着此事如果简单化地去说媒准没戏。虽然我姑爹堂妹没考上大学，年龄与我爹同岁，表面看说亲好像没问题，但高中毕业的姑娘，在农村里眼界也高着哩。尽管她们细胳膊细腿，干不了重的农活，挣不到大的工分，但一般的人

想讨她们做老婆还是不容易，除非小伙子吃“公家粮”，那就算长得丑一点，还是有机会的。

我爹当了兵，表现好在部队提个军官当当固然好，退而求其次就算退伍回乡也可以吃“公家粮”，再说我爹绝不是那种尖嘴猴腮或五大三粗或矮矬子武大郎式的角儿，他蛮称得上相貌堂堂的男子汉。虽谈不上俊，也绝对不丑，男人嘛要那么娘娘腔干什么。我爹在高中班上虽然不是最耀眼的男神，但不管哪一方面也算较出色，一直当副班长这么个学生官，也颇受女生心仪，其中包括我姑爹这位堂妹。

姑妈和姑爹不断探讨，为了把堂妹这“小精怪”手到擒来，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

那就是，从堂妹希望达到的目的入手，解决她最急于解决的困难，将此作为上策。她的困难是种地，种不来地，吃不了苦。那就给她找个工作，当赤脚医生。正巧，我爹堂兄是大队书记，经过我姑妈、姑爹和我爷爷求情，我爹堂兄一口答应了。说是我们大队人口多，再增加一个赤脚医生不嫌多，只要她和我爹一结婚，就可以到大队医务室上班。

我爹讨老婆这件大事，在姑妈等人的策划和努力下，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因而数年之后，我姑爹的堂妹也就成了我妈，当然，这是后话。

我爹我妈虽然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知根知底，但据我爹妈后来说，他俩在那个年代谁对谁都没有过好感。他们兴许各自有暗恋的对象，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跟别人恋爱过。我爹我妈在结婚之前也来不及恋爱，只能先结婚后恋爱。因为事实上给他们的只有一个星期的恋爱时间，老天也确实太促狭了。青春年少，当他们洞房花烛之时，算是将恋爱这一步跳过去了，他们是纯洁的、幸福的，也许有人会

认为，他们短暂的婚恋结晶便是我，不，由于他们年少无知，对如何争取爱情的结晶都不太明白。至于有我的诞生，那是以后的事。

一个星期夫妻缠绵的美好日子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我妈将我爹送上火车的时候，两人哭成了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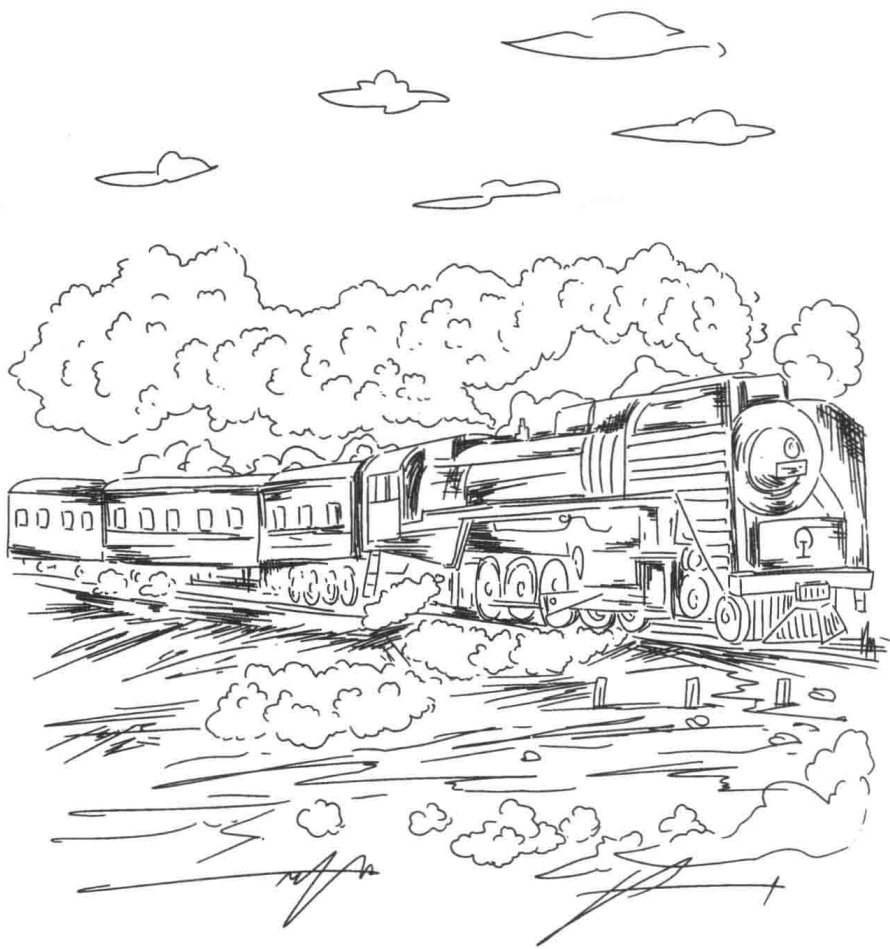
列车向祖国北方飞驰而去。车上载满了新入伍的战士，大家热情高涨，在领兵士官的带领下，一起学唱几首战争歌曲，歌曲曲调简单，但高亢有力，易教易会，大约半个小时，十几节车厢此起彼伏响起了歌声，歌声与呼啸前进的列车发出的轰鸣混合在一起，用“雄壮”两个字可以形容。

和此时激昂的情调不相适应的新兵不多，我爹是其中之一。他附和着大家一起唱军歌，但声音只在喉咙口转，脑子里还是我妈的影子，情绪总是提不上来。难怪，这之前的一个星期他是多么辛苦，尽管有我姑妈、姑爹和我爷爷以及我堂伯为他的婚事张罗，但许多事必须由他亲自去办，没有经验，缺少时间，白天黑夜连轴转，弄得他晕头转向。当两位新人被送入洞房的时候，两个人都几乎瘫痪了。

歌声渐渐停下，我爹不一会儿便在面前的木板桌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车外已是满天星斗，远处村落隐隐地灯光闪烁，领兵的班长告诉大家，列车已驶过山海关，正在向广袤的东北进发。

第二天清晨八九点钟，十几节车厢的新兵全部到达了旅顺口附近的一座海拔三四百米高的山脚下营房里，漫长的军营生活就要开始了。

这里的新兵是一个训练团的建制，班长及其以上的干部都是部队的老战士和老军官，副班长在新兵中产生。不知出于什么选人原



绿皮火车载着满车新兵向祖国北方奔驰

则，我爹被选为副班长——也就是说，踏进部队的那一刻起，我爹便“升官”了。而且，从编制上也好记，他是训练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的副班长，四个“一”。

我妈接到我爹第一封信的时候，为我爹的这个四个“一”的班副芝麻官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可是，好景不长，当我妈接到我爹第二封信的时候，一个晚上没合上眼，眼泪哗哗的，打湿了两条绣着一对鸳鸯的枕巾。原来，我爹的副班长职务给撸了。

撸掉我爹副班长职务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些年，国家粮食困难，主食和副食都缺，每月每位战士供应40斤口粮，副食大多是南瓜大白菜，荤菜每周供应两餐，每人二两猪肉。按当时农村的标准，这也不算低。但这伙新兵蛋子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整天列队、正步、摸爬滚打地操练，还隔三岔五地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武器、装具拉练，或者到海里去练习游泳，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运动量之大一般人难以想象。这40斤口粮不全是大米、白面或高粱米，40斤中还有5斤是土豆、山芋，大白菜、南瓜没有油水，也不经饿。一句话，这些新兵蛋子长膘的不多，掉膘的却不少。

这种情况，大家都忍着。因为这些农村来的兵一是能吃苦，只要饿不死就不会叫苦；二是跟老家亲人比，这里的情况比他们好，不该叫苦；三是相信国家会慢慢好起来，用不着叫苦。

可是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领导，顺便来训练团视察，关心一下新战士的训练和生活。我这四个“一”的爹当时太来事了。北京领导来到训练团的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正巧问到我爹，前面几个问题我爹回答得很使他满意，连连点头，后来问到吃饭问题，我爹的回答令他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就这件事发生的第三天，团部下令，把我爹副班长的职务给撤了。就因为我爹回答了一句话：“饭吃不饱。”

就这四个字，糟糕透顶，让我爹副班长的职务给撤了。这件事引起了训练团上下不少的议论。有人认为我爹不该在北京领导面前说“饭吃不饱”，因为这损害了一个军人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美好形象，给训练团丢了脸，也给军人丢了丑。我爹确实不够资格当副班长，甚至还应该受到一定的纪律处分；但也有人认为我爹讲的是大实话，并没有错，实事求是，大家确实“饭吃不饱”。作为军人，不应该在领导面前讲假话。讲了一句真话，你不表扬也就算了，何必还要撤人家的职！当然，这些议论都是悄悄地传开的，谁也没有公开地表示什么。军人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加上训练团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儿子，他们从农村来到部队，都怀着朴实的翻身感情，决心听部队领导的话，好好干，争取有一个好的前途，和自己无关的事尽量少沾边，所以，不少人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私底下有一些议论，事情过去一个星期也就风平浪静了。

心情最坏的当然是我爹啦，除了在训练中回答必要的“到”、“好”、“是”这样的词以外，他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

心情不平静的人也有，那就是我爹一班的郝班长。郝班长同情我爹，他暗暗为我爹抱不平，但他从没有在任何人的面前表示过什么，只是暗地里观察我爹的一举一动，生怕我爹受不住打击会出事。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总盯着我爹。还好，我爹只是在休息时间偷偷地去擦枪，他把全班的枪支擦了个遍，还不时地擦营房的玻璃窗。郝班长有时也悄悄和我爹一起擦枪和玻璃窗，简短地和他拉上几句话，我爹从心底里感激班长的关心，尽管他不怎么回话。

郝班长入伍才三年，入了党，是干部苗子。这次从连队调来训练团当班长是上级组织对他的考察，是为他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我



一班的郝班长很关心我爹这个“新兵蛋子”

爹任他的副手可能与他的推荐有关,对于我爹的工作,郝班长是满意的。眼前出了我爹被撤职的事,对他并不是一件好事。连长和指导员找他谈过话,告诉他撤我爹职是前些天陪同北京领导来视察的团长的意见,希望他不要背思想包袱,同时还要注意我爹的一举一动,做一些思想工作,争取尽快度过思想波动期。连长和指导员还嘱咐郝班长物色一位新战士接替我爹的位置,并容许他在全连挑选合适的人选。郝班长没有推荐,他表示说等些日子再说。连长和指导员对他的谨慎态度表示认同。其实,郝班长的想法是希望有一天我爹能“官复原职”,因为他认为我爹的话并没有错。但由于他所处的位置,为了今后的前途,他现在只能保持沉默,对于郝班长来说,沉默如金是千真万确的。

而打破我爹沉默的人不是郝班长,而是我妈。

我妈从我爹的来信中知道了他被撤职的消息,她知道这对我爹意味着多么大的打击!这种打击弄好了是一次对坚强性格的锤炼,弄得不好将会毁掉人的一生。我妈明白我爹需要她的支持,她含着眼泪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我爹,信中充满了对他深切的思念和热情的鼓励,并以生动的事例讲了农村农民目前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和部队每人每月40斤口粮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她婉转又恰如其分地批评我爹回答北京领导的话欠思量。表面上看,战士“饭吃不饱”是个事实,但中国几亿人都在挨饿,不少地方还饿死了人。部队有饿死的人吗?没有!并且,我妈还在信中这么说:你们训练团里恐怕有不少新战士因为在家饿得受不了才千方百计托人拉关系到部队当兵的吧,这些人也会像你一样回答“饭吃不饱”吗?这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吗?

自从给我爹寄出信以后,我妈似乎变了个人,平时乐呵呵喜欢言

语的人变得沉默多了。她没有将此事告诉我爷爷，也没有告诉来看望我爷爷和我妈的姑妈。她要将这副沉重的思想负担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对于一个18岁的姑娘，这副担子绝不轻。她指望自己的信寄出以后对我爹能起到警醒作用，并能给予他力量。她把丈夫的进步和前途看得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在信的结尾处，她连续写了三遍“亲爱的××，我爱您”，还肉麻地写上了“我深情地亲吻您”，“像在被窝里一样地拥抱您……”

天哪，我妈烈火般的语言怎么不会使我爹警醒呢？他捧着老婆的来信，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小树林，背靠一棵松树一屁股坐下了地，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拍着大腿浩叹：我怎么这样糊涂呢！

我爹的一举一动郝班长都看在眼里。郝班长很快站在了我爹的身后，还没等郝班长上前说话，我爹一转身蹿起，紧紧抱住了郝班长的肩膀泣不成声：“班长，我糊涂……”顺手将我妈的来信塞给了郝班长。郝班长看完我妈的来信，兴奋异常。他连声说：你爱人说得对，我国有好几亿人都在挨饿。你不知道，前几天，我们训练团五连在一名安徽籍新战士档案中发现他虚报年龄参的军，明明16周岁，他改成18周岁，团里要将他退回老家去，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死活不走。原来他奶奶快饿死了，村里干部弄虚作假，虚报年龄让他参了军，为的是让奶奶去世时能闭上眼，让她的孙子不再挨饿。这位战士离家时，他奶奶刚断气，搁在门板上还没有出殡呢。后来仔细一查，虚报年龄入伍的还真有不少人，退回老家的事也就作罢了。

在我妈的启发下，我爹的情绪立马好起来了，第二天，他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书。检讨书虽不长，五六百个字，但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检讨书中还引用了我妈在信中列举的农民生活艰辛的例子，自我批判真诚有力，真是一篇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

我爹将检讨书叠得四四方方，准备立马交给连长和指导员。就在此时，连部通信员把我爹叫到了连部办公室，连长和指导员两人一起在等他。我爹向连长行了军礼，不知道连长找自己为了什么，紧张得心怦怦乱跳。

连长请我爹坐下，指导员还亲自端过来一杯白开水放在我爹面前的桌子上。连长告诉我爹，由于十多天前我爹在北京领导面前说了“饭吃不饱”的实话，经调查研究，上级特批训练团的战士口粮从每月40斤增加到每月45斤，而且注明45斤主粮内不包括土豆、山芋等杂粮。为了保证战士们营养，还必须每月供应每人半斤猪肉。领导批示中还赞扬了训练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新战士在领导面前不讲假话、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提议训练团予以表扬。团部连夜开会，认为撤掉我爹副班长职务是错误决定，我爹由团部发文通报表扬，并立即恢复副班长职务。

北京领导的批示，团部的决定这么突然是我爹始料未及的。他大感意外，眼眶里闪着泪花：连长、指导员，我那天的回答太欠考虑，给团里添了那么多麻烦，这是我写的检讨……我爹将检讨书双手呈上，交到指导员的手中。

我爹的检讨书也完全出乎连长和指导员的意料之外。他们说，看我们的新战士有多了不起，他的觉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当天晚上点名时间，连队指导员向全连指战员宣读了首长批示和团部通报，我爹“官复原职”的决定正式生效。指导员还向大家传达了连队党支部的提议：经党支部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提议由我爹任一连团支部副书记，交全体团员大会通过。

掌声雷动，郝班长尤其激动，手掌都拍麻了。

点名结束以后，连长对郝班长说：你小子坚持让副班长位置空

缺，原来很有想法呀。郝班长悄悄将连长拉到一边，低声说，那天我仔细观察领导，在听了我们班副的“饭吃不饱”的回答之后，他皱了一下眉，微微地斜眼看了一下训练团团长。我丝毫看不出对我们班副的不满，领导的嘴角稍微动了一下，像是欣赏我们班副的诚实。所以，我估计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你吹吧，算你狠，一点不露声色，肚子里打小九九！”连长捶了郝班长胸口一拳，眉飞色舞大步流星地消失在夜色里。好事多磨，这个结局对连长、指导员来讲也是值得庆贺的，作为军队最基层的干部，他们总是小心谨慎，谁都不希望烦心事落在自己的头上。

消息传来，我妈自然是欣喜了好多日子。因为老公非但“官复原职”，还升任团支部副书记，要知道，团支部书记是由连指导员兼任的，所以，应该说连团支部副书记的职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副班长还重要。我妈成天喜滋滋的，她写的信起了作用。我妈情真意切的文字促使我爹幡然悔悟，从而写了那份深刻的检讨书，这份检讨书被连长和指导员看作是我爹觉悟和能力的见证——不让我爹进步都难！这份检讨书还被连长和指导员用作教育新战士要树立以连队为家的观念的教科书。连长和指导员在不同的场合均表达过相同的意思——

大家都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这几年，我们国家还穷，天灾和人祸夺走了我们许多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活命的粮食。我们的父母及所有的亲人还在挨饿，尤其是农民，他们本来是粮食的生产者，现在，他们将维持生命的口粮交给了国家，自己却在挨饿，甚至饿死了人。正如×××同志（我爹）所说的，有的新战士仅仅将我们的部队当作“能吃饱饭的防空洞”，这多么可怕呀！我们部队是要打仗的，不是难民救济所。如果你还深深爱着生你养你的父母，那么，你就必须